

道歉 陳懷台

那是在 1992 年，加州洛杉磯的種族衝突很嚴重。一方面是黑人羅德尼金（Rodney King）被白人警察毆打，挑起了黑白種族仇恨；另一方面是一個韓國便利商店的女主人，為了一個黑人女孩偷一瓶橘子汁，開槍把她打死，引起黑人和韓國人的嚴重衝突。在白人警察被判無罪後，黑人大暴動，縱火搶劫。在暴動期間，黑人也攻打韓國商店，韓國人團結起來與黑人槍戰，中國人雖然是「自掃門前雪」，但是因為長得和韓國人一樣，也被連累到，那真是洛杉磯的黑暗時期，開車絕對避免靠近黑人區。

我管教孩子很嚴，家裡沒有電子玩具，週日不許看電視，晚上過了八點不可以打電話。三個女兒都很聽話，從來不頂撞我。有一天晚上過了八點，大女兒小愛還在和朋友打電話，我去阻止她，她苦苦哀求：「媽媽，這個電話很重要，請妳讓我打。」我就走開讓她繼續打電話。過了幾天，她每晚過八點都還在打電話，神色凝重，不像是在聊天，我問她出了甚麼事，她請我不要干涉，還說她的困難她自己會解決。我開始擔心，就去問二女兒小望，她露出一臉慷慨就義的表情對我說：「我絕對不能出賣我姊姊。」我沒辦法，只有問三女兒小信，她比較甜，笑咪咪地說：「你為什麼自己不去問姊姊呢？」我無法，只有逼問小愛，如果不告訴我為什麼過八點以後要打電話，以後就不許打。她無奈只好告訴我，學校有一個黑人女生威脅她要打她，還要用刀子去割她的臉。我聽了好害怕，當時在那種族衝突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的時候，這不是空洞的威脅。我說我們要報告給校方請求保護，小愛就哭了，說沒有用，會愈搞愈糟，求我千萬不要報給學校。我想女兒是當事人，比較瞭解學校的情形，我需要聽她的，免得把事情惡化。我就答應她不告訴校方，但我建議她不要掛單，在學校要和朋友一起走，她說這就是為什麼她每晚都在打電話，要和朋友約好一起走動。

我好擔心，在初中學生動刀動槍的事件很多，我女兒在這種恐怖環境下要生存真危險，她要是真的被傷害了怎麼辦，一個女孩子臉上有刀疤怎麼生存。我愈想愈怕，我考慮到把她轉學到私立學校，但那時我正在洛杉磯大學讀博士，沒有能力繳私立學校上萬的學費，而且小愛上的是洛杉磯學區的資優班，不是本校區的普通班。洛杉磯政府把智商高、成績好的學生集中起來，由最有經驗的老師教，資優班不容易進去，除了功課好以外還需要老師推薦，校方徵選，選進去的學生程度高，競爭厲害，是用錢都買不到的學習環境，放棄了實在可惜，我只有求天主保佑她。

有一天，小愛回來哭了，她說在學校被六個黑女生包圍，她們叫陪伴小愛走路的同學滾開，她的同學就逃走了。小愛被圍在中間，被她們推來推去，還威脅下次再看到她就要用刀割她的臉，其他同學嚇死了，沒有人再敢陪小愛走路。過了一會兒，有一群亞裔男生在課室外等小愛，說聽到了黑人欺負亞裔學生，要小愛去指出是哪些黑人，他們要去報仇。小愛嚇壞了，因為這些男生都穿著垮褲，是參加幫會的太保，小愛請他們不要介入她的事，她不想報仇。那些太保才走開。

我聽了很緊張，覺得事態嚴重，小愛已陷入險境，雖然我答應過她不去報告校方，我還是決定去學校要求保護。我心裏一直問天主：「主呀！祢怎麼不幫小愛呢？我這樣地求祢！我也很擔心我不遵守我的諾言，會影響我們母女的感情，小愛會不再信任我…。」

到了學校，是副校長接見我。我告訴他，我答應了孩子不向校方報告，並請求他保密，他不置可否地問我：「你的女兒真的會因為妳來學校報告，而不理妳嗎？」我說：「會的，我一向遵守我的諾言，我女兒會從此不信任我。」他聳聳肩膀一言不發。

我一離開校長室，他馬上傳呼我女兒，拿了一本全校學生的照相冊，叫我女兒指認是哪一個黑女生威脅她。我回到家，就接到副校長電話，告訴我那女生有前科，被學校處分停學了好幾次，她是從黑人區用校車接到白人區來上學的，因為她帶人推我女兒，又作人身傷害威脅，犯了校規，學校要處分她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校長要在下個星期一，把兩個學生都叫到校長室，當面指證後，就會把那黑人女生送回家停學三天。我問副校長：「三天以後還會讓她回來上課嗎？她不住在這個學區，是政府黑白混校政策下，從黑人區接到白人區的學生，犯了校規，難道不可以取銷她來白人區上學的權利嗎？」副校長說：「不可以。」他還說：「妳女兒一放學，妳就要來把她接走，不要讓她在學校等校車，危險。我們無法保護她。」我心想，這種處理方法，一點用都沒有。這黑人女生有前科，被學校停學好幾次也不悔改，讓她再停學三天，在家盤算要怎麼去傷害我女兒，那更危險。我終於明白了為甚麼小愛說告訴學校沒有用。我輕舉妄動害了我女兒，我好後悔。小愛不能再待在那個學校了，必須在這黑人女生停學期間，轉回本校區的普通班上學。好不容易進入的資優班，現在竟被一個黑人女生逼得轉學。我心有不甘也沒辦法，孩子的安全更重要。

小愛回家後冷冷地對我說：「媽媽，妳不知道妳去找校長惹了甚麼禍，妳會置我於死地。」說完就不再和我說話，整個週末一言不發、面無表情。我好難過，天主呀，天主！快來救我們吧！

星期一的早上，我照例在參與彌撒後跑步回家，我心裏很責怪天主為甚麼不聽我的祈禱，讓我的孩子處在這麼危險的狀況中，又讓她從此不信任我，不和我說話，現在又要逼得轉學。我知道天主萬智，可是除了轉學以外，我想天主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。

忽然間我胸口一震，好像被人打了一拳。我感到羞愧自卑、憤怒仇恨，及恐懼，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。我停止跑步，很奇怪為什麼自己會有這種感覺——忽然間我明白了，這不是我的感覺，而是那黑人女生的感覺。我好難過，不再跑步，慢慢走回家，進入廚房準備早餐。

小愛居然到廚房來和我說話，她說：「媽媽，是我先欺負那黑女孩的。」我大吃一驚，我善良溫和的女兒，怎麼會欺負人？小愛說，我去我的壁櫃（locker）拿書，那女孩的壁櫃在我的旁邊，我的壁櫃門一打開，就會擋住她開壁櫃，我們課堂間隔只有六分鐘，她大聲對我說：「快一點，妳這個狗娘養的！」我一生氣，就故意慢慢地擋住她，等上課鈴響了才關門，讓她遲到。她氣得大聲威脅，說要用刀子割我的臉。小愛說：「媽媽，如果她要受處罰，我也應該要被處罰，是我先去激怒她的。」

我整個人呆了。原來如此！我想到了我經驗到那黑女孩的感覺自卑、憤恨、恐懼，黑人區學生的程度是很差的，許多黑人小孩在家裡沒有書桌可以作功課，雖然政府採取黑白混校政策，他們來到白人校區仍然被隔離集中在黑人班。對資優班的學生，當然是又恨又自卑。我想到那黑女孩，今天會被學校送回家，心中難過得要死。我對女兒說：「妳願意向她道歉嗎？」她說：「願意。」我就拿起電話打給副校長，告訴他事情的真相，請求校方不要處罰那位黑人女生。副校長很兇的對我說：「我們校方處置學生，家長不可干涉。」我就說：「我求你一件事，在你們送那黑人女孩回家以前，請你讓我的女兒有機會向她道歉。」副校長答應了，我掛上電話，早餐也吃不下。

一開始上課，小愛和那黑人女生，就同時被叫到校長室。小愛指認她後，就向她道歉。想不到兩個女孩居然握手和好。副校長就叫她們回去上課，沒有處罰任何人。當她們離開校長室時，外面圍了許多亞裔及黑人學生，氣沖沖地準備打架，小愛馬上過去和亞裔學生說：「沒事了，我們和好了。」黑人女生也去和黑人同學說話，學生們才散開。這件事就這麼奇蹟似的化解了。

一年後，小愛從資優班畢業。因為成績優異，被選進著名的百弗利山莊高中，作洛杉磯交換學生。從此小愛直步青雲，如今她已是眼角膜專科醫生和兩個孩子的媽媽。感謝天主！（華盛頓來稿）